

孔子全傳



曲春礼／著

孔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作者从对人物刻画和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孔子曲折、坎坷的一生，再现了春秋末期诸侯割据、争霸吞并的历史，使人透过繁杂的历史事件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横断面。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没教授徒，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例。一生收徒三千，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六艺”者七十二人。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孜孜以求，不耻下问，总结出了一整套治国平天下之通和教学经验，有许多观点至今尚有借鉴价值。他删《诗》、订《礼》、述《乐》、正《易》、论《书》、作《春秋》，为继承和传播古代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孔子金傳



曲春礼／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子全传/曲春礼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39 - 5052 - 0

I. ①孔… II. ①曲… III. ①孔丘 (前 551 - 前 479)
- 传记 - 通俗读物 IV. ①B222. 2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3598 号

孔子全传

著 者 曲春礼

封面题字 范 曾

封面绘画 范 曾

责任编辑 李恩祥 齐大任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5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6 8405769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9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052 - 0

定 价 45.00 元

序

孔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本书作者曲春礼先生对有关孔子的大量历史资料进行了一番精心取舍，从对他本人的刻画和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孔子曲折、坎坷的一生，再现了春秋末期诸侯割据、争霸吞并的历史，使人透过繁杂的历史事件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横断面。

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设教授徒，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例，一生收徒三千，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六艺”者七十二人。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孜孜以求、不耻下问，总结出了一整套治国平天下之道和教学经验，有许多观点至今尚有借鉴价值。他删《诗》、订《礼》、述《乐》、正《易》、论《书》、作《春秋》，为继承和传播古代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在政治上并不得志，但是，他任中都宰和鲁国大司寇时，曾将鲁国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遗憾的是，他虽然历尽艰辛，周游列国，最终不为各国国君所重用。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孔子的描写多以事实为主、虚构为辅，既不美化，也不丑化，尽量还其本来面目。全书结构紧凑，情节生动，语言流畅，雅俗适度，适合于不同层次文化素养的读者阅读。

我认识曲春礼是在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之后。他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在孔孟之乡济宁市工作了二十多年，使他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他本身勤奋好学，阅读了有关孔子的大量资料，接触了了解孔子传说的众多人员，走遍了孔子走过的山山水水，已先后出版过《孔孟之乡风情逸事》和《孔府对联匾额故事》两书。

在《孔子传》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欣然命笔，略表数语，以示祝贺。是为序。

匡亚明

1989年2月8日于南京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3
第五章	32
第六章	40
第七章	48
第八章	57
第九章	65
第十章	73
第十一章	81
第十二章	89
第十三章	96
第十四章.....	105
第十五章.....	113
第十六章.....	121
第十七章.....	130
第十八章.....	138
第十九章.....	146
第二十章.....	156
第二十一章.....	164
第二十二章.....	172
第二十三章.....	182

第二十四章·····	190
第二十五章·····	198
第二十六章·····	206
第二十七章·····	215
第二十八章·····	223
第二十九章·····	231
第三十章·····	240
第三十一章·····	248
第三十二章·····	256
第三十三章·····	264
第三十四章·····	272
第三十五章·····	280
第三十六章·····	289
第三十七章·····	297
第三十八章·····	305
第三十九章·····	313
第四十章·····	321
第四十一章·····	329
第四十二章·····	338
第四十三章·····	346
第四十四章·····	354
第四十五章·····	363
第四十六章·····	371
第四十七章·····	379
第四十八章·····	389
第四十九章·····	397
第五十章·····	405
后记·····	411
孔子年谱·····	412

第一章

周朝建立后，为了便于统治，同时也为了安抚国威显贵，把整个疆土划分成若干个小国，命国威显贵们任这些小国的国君。他们就是人们所称的诸侯，他们所管辖的小国则称为诸侯国。诸侯们为了争权夺利，便逐渐形成了相互割据、战事连年的混乱局面。公元前563年秋，鲁襄公派大将孟孙蔑率领战车三百乘攻打偃阳城，但见战车奔驰，旌旗飘扬，帅车上斗大的“鲁”字尤其引人注目。

三百辆战车来到城下，摆起攻城阵势，主将孟孙蔑皱着眉头，捋着花白胡须，站在帅车上，凝眸眺望。原来城门大敞着，上下左右空无一人。这种反常的现象，倒叫刚毅、果敢的孟孙蔑拿不定主意了。他盘算再三，仍然举棋不定，唯恐中了敌人的空城计。

斗志旺盛的士兵们沉不住气了，七嘴八舌地争着请战：“主帅，请让我打头阵，快下命令吧！”“主帅，让我们冲进城去吧！”“主帅……”

士兵们震耳欲聋的呼喊声搅得孟孙蔑心绪烦乱，越发没主意了。他急得直搓手，经过一番思索，猛然一跺脚，抽出宝剑，高高举起，用力一挥：“冲啊！”

二十多辆战车急驰而上，士兵们右手持刀，左手拿盾，杀声震天地拥向城门。

冲进八辆战车后，守城士兵突然放下悬门——千斤城门闸板。鲁兵见状，一片骇然。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第九辆战车恰巧冲到城门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高大魁伟的士兵飞身跳下战车，跨开登山步，擎起双手，用力将闸板托住，大声喊道：“城中有埋伏，速撤！”

已经冲进城去的士兵听到喊声，急忙掉转方向，火速退出城门。

这时，“嘭”的一声响，闸板落地了。托住闸板的士兵早已闪到城门外，众人定睛看时，原来是一向作战英勇的叔梁纥。

孟孙蔑高声喊道：“后卫变前锋，掉转方向，班师回营！”战车迅速撤退。

这时，守城将领一声高喊：“放箭！”顿时万箭齐发，怎奈鞭长莫及，眼睁睁地看着那一支支利箭纷纷扬扬地落在了鲁军的身后。

途中休息时，大家纷纷从战车上跳下来，争相拥抱叔梁纥，特别是那些被他救出来的士兵，含着热泪把他抬了起来。主将孟孙蔑也跳下帅车，快步走上前去，拍着叔梁纥

的肩膀，用激动得有点沙哑的声音说：“好样的，英雄啊！你为鲁国立了一大功，使我军免遭重大损失。我要据实禀明主公，请求主公恩封、奖赏你。”

大军回到鲁国都城，满城百姓闻讯拥向街头，形成了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夹道欢迎队伍。

叔梁纥为鲁国立下了显赫的功劳，兴奋异常，迈着矫捷的步伐走回了家门。

一跨进门槛，他的情绪一落千丈，站在他面前的全是女孩子。他娶名门闺秀施氏为妻。施氏为他生了九个孩子，全是女儿。这一不可改变的现实，令他烦恼，颇有点愧对祖宗之感。

叔梁纥的祖上是商朝的圣明帝王成汤的后裔。周武王姬发灭了殷纣王以后，仍然以宽大为怀，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朝歌。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姬诵年幼登极，由叔父周公姬旦摄行政事。不料武庚恩将仇报，趁机作乱。于是周公领兵出周朝国都镐京，东征朝歌，大战告捷。周成王便改封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为成汤的后裔，国号称宋。及至传到叔梁纥的五世祖孔父嘉时，公族多得不可计数，孔父嘉的子孙便以孔为姓。孔父嘉生子木金父，后因宋国大夫华氏督谋反，杀死了宋国国君和孔父嘉。木金父便携带妻小从宋国逃到鲁国。从此，子子孙孙世居曲阜。鲁国都城东十余里处，有一条弯弯曲曲的丘陵，所以取名为曲阜。鲁国原是周武王封给他胞弟周公的领地。周公为了辅佐周成王治理周朝的江山，便派自己的大儿子伯禽到鲁国做了国君，后来一直由他的子孙世袭，定国都于曲阜。

木金父到了鲁国，居住在都城内阙里街。木金父生子皋夷父，又名祁父。皋夷父生子防叔。防叔生子伯夏。伯夏生子叔梁纥。叔梁纥，又名梁叔纥。

施氏帮叔梁纥脱下戎装，换上便服，洗掉脸上的黄土和灰尘，端来热腾腾的饭菜。叔梁纥坐在饭桌旁，望着站在身边的女儿们。他非常疼爱她们，可是每当想到祖业无人继承时，便产生一种懊丧感。

当夜就寝，叔梁纥已经筋疲力尽。照理应该早早入睡，可是辗转反侧，直至深夜也未能成眠。他向往有个聪明、健壮的好儿子。

第二天鲁国国君早朝，孟孙蔑奏道：“启禀主公，末将不才，领君命讨伐偃阳，先头部队攻入城中，不料敌人骤然放下悬门，幸被叔梁纥用手托住，进城士兵才得以全部生还。臣失职之罪，愿受惩处，但臣请求主公封赐、奖赏叔梁纥，并委以官职。”

鲁襄公闻奏，满脸堆笑，急切地问：“莫非是那位圣明帝王成汤的后裔吗？”

孟孙蔑说：“正是。”

鲁襄公眉飞色舞地说：“好极了，我早就有此意了。依爱卿之见，封他个什么官职好呢？”

孟孙蔑胸有成竹地说：“封他为郕邑大夫何如？”

鲁襄公用目光扫视文武官员一周，问道：“众爱卿意下如何？”

文武百官异口同声：“主公圣明！”

鲁襄公当即传下诏旨，命左右宣叔梁纥进宫。

阙里街离鲁国宫殿只有二里多路，使臣去后，一会儿便将叔梁纥引至宫殿外。使臣通禀后，鲁襄公连声说：“速速宣他进殿！”

叔梁纥心中有数，所以并不慌张。他走到宫殿门口，重整一番衣冠，掸掉裤脚上的灰尘，趋步进殿。来到文武官员排成的人廊中间，抖起衣襟，双膝跪地：“叔梁纥拜见主公！”

鲁襄公站起身来，仔细地端详着叔梁纥，打着手势说：“爱卿平身。”

“谢主公！”叔梁纥站起身，趋步走到武官的末位立定。

鲁襄公说：“寡人念及你有功于鲁，又是圣明帝王成汤的后帝，特赐你白银两千两，封你为郕邑大夫。”

叔梁纥闪出班列，跪拜道：“谢主公隆恩！”

鲁襄公说：“爱卿平身。”

叔梁纥重新站回武官行列。

叔梁纥载誉返回家门，一班文武官员接踵而至，竞相祝贺。叔梁纥和施氏忙着迎來送往，直至傍晚，登门祝贺的人才陆续走完。

全家人刚想静下来休息一会儿，孟孙蔑又满面春风地来到门前，叔梁纥急忙率妻小迎接。孟孙蔑也不谦让，走进堂屋，径直坐在客人席位上。寒暄毕，孟孙蔑用目光扫视左右，施氏领会了他的用意，赶快带领女儿躲避开。

孟孙蔑开门见山地说：“大人眼下功成名就，想必尚有一事令你烦恼？”

这真是一语破的，叔梁纥瞪着惊诧的眼睛，望了孟孙蔑许久许久，失声说道：“将军真乃神人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将军也。”

孟孙蔑说：“既然如此，何不请媒人为你选一侧室呢？”

叔梁纥说：“我与施氏乃结发夫妻，她虽未生育男孩，却也于我恩爱有加，若纳侧室，只怕……”

“这有何妨！”施氏闯进堂屋，打断了叔梁纥的话，“就请孟孙将军做主为他纳一侧室吧。只要她能为孔家生个好儿子，我会把她当成亲妹妹对待的。”

孟孙蔑爽朗地笑着说：“难得夫人如此通达。那么我就求媒人去了。”

不几日，孟孙蔑果然为叔梁纥寻得一小家女子为妾。接过门来，与施氏和女儿们倒也合得来，全家上上下下甚是和睦。随后，叔梁纥携带妻小迁至郕邑居住。公元前557年，叔梁纥的爱妾要分娩了，全家人喜上眉梢。可是婴儿一落地，竟然是个先天跛腿。叔梁纥又兴奋又懊丧，兴奋的是自己终于有了儿子，懊丧的是竟然是个残废。叔梁纥用尽心思，为儿子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孟皮，字伯尼。孟、伯皆是长的意思，皮则是瘸子。这个名字道出了叔梁纥内心的酸楚，他多么希望再生一个健壮的好儿子啊！

事情偏偏不遂人意，两年过后，爱妾不再有孕了。叔梁纥再找孟孙蔑商量。孟孙蔑有些为难地说：“若要另娶，就要援引古人的七出之条，休掉施氏了。”

为了成全丈夫，施氏痛苦地离开了孔家。

孟孙蔑派手下人四处打听，访知曲阜名门颜襄有三个女儿，才德兼备，都尚未出

嫁，便托媒人前去登门为叔梁纥求婚。

这是一所深宅大院，红漆大门虚掩着，媒人轻叩门环。

颜襄正在书房看书，听到叩门声，放下手中竹帛，走出屋门迎接客人。媒人进了客厅，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

颜襄一边吩咐仆人服侍客人，一边说道：“叔梁纥的身世我是一清二楚的，只因他的年纪比小女大出一倍还多，我必须征得女儿的同意，方能回复你。请稍候，我去后室问来。”

媒人欠身，点头称是。颜襄快步走到后室，看见三个女儿正在读书练字，心中甚是欣喜。

三个女儿一见父亲来到面前，同时站起请安。她们个个苗条、文静，虽是淡妆素裹，却也漂亮非凡。

颜襄慢慢吞吞、一字一顿地说：“现有郕邑大夫叔梁纥差媒人来求婚。”说到这里，他用手理了理胡须，看了看女儿们的表情。“他是圣王成汤的后裔，当今闻名天下的大英雄，同我家联姻，可称得起是门当户对了。不过，他已经是五十一岁的人了，年龄比你们超出一倍。不知你们哪个愿意嫁给他？”

三个女儿沉默了好大一阵子，长女、次女仍然低头不语。

三女儿颜徵在躲在二姐背后羞怯怯地说：“女儿在家从父，这是古礼。女儿的婚事，但凭父亲做主就是了，何必问我们呢？”

颜襄知道这是三女儿徵在愿意嫁给叔梁纥的表示，便匆匆走出内室，向媒人说明。

媒人据实回复了叔梁纥。叔梁纥又托媒人送去了彩礼。择定吉日，迎娶成婚。颜徵在一过门，就非常同情孟皮，她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照料，使孟皮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慰。

叔梁纥和颜徵在同居两年多，未曾怀孕。夫妻俩十分忧闷。一天，徵在对叔梁纥说：“我的年纪虽轻，你却已经年过半百了。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我听说尼丘山神十分灵验，我们何不去求子呢？”叔梁纥欣然同意，当晚做好了一切准备。

第二天一大早，夫妻俩同乘一辆车，前往尼丘山求神。这时正是公元前552年春天，到处桃红柳绿、莺歌燕舞。徵在一路欣赏着大自然赐给人们的美景佳色，心情无比的高兴。马车绕过田陌小路，顺沂水北岸逆流而上，透过晨曦，隐约可见沂水南岸的昌平山和北岸的尼丘山了。颜徵在越发兴奋了。她仿佛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亲身领略这么优美的自然风光。微风吹过，败落的桃花瓣儿随风飘扬，落在淙淙流淌的河水中，和粼粼闪光的水面相互辉映，皓绛驳色，偶尔落在嫩绿的杨树叶子上，绿叶衬红花，更显得娇艳妩媚。

昌平山东西走向，尼丘山南北走向，两山相对，犹如两扇巨大的闸板闸住了沂水，只留下小小的一个缝儿，让沂水通过，闸板的上游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型湖泊。水面上，灰鹤和各种水鸟在忙着捕捉鱼虾。有的捕到鱼以后，并不舍得马上吃掉，而是衔在嘴里，腾空飞走。颜徵在看在眼里，心想，这鸟儿一定是在哺育幼鸟了，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哺育儿子呢？她想着，不知不觉地抓起叔梁纥的手，放在怀中，当做婴儿拍打了起来，嘴里还低声唱着催眠曲儿。叔梁纥不好意思地抽回手，微在这才恍然大悟，用羞涩的目光看了叔梁纥一眼，叔梁纥会意地笑了。

马车绕过尼丘山南麓，放眼北望，原来尼丘山的北麓与群山相连，延绵起伏，重峦叠嶂。到了这里，沂水成了南北走向，只见清澈透明的河水潺潺南流，把河东岸的群山尽数倒映在水中。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色，令颜微在心旷神怡，她真想吟诗歌唱。

马车在东麓停住了。叔梁纥首先跳下马车，回转身来，搀扶微在下了车。

两人重整一番衣冠，带上早已准备好的供品，拾级登山。这里苍松翠柏，郁郁葱葱。路边草叶上的露珠儿，宛如一颗颗晶莹的珍珠儿在闪烁。他们兴致勃勃地走着，全然不觉登山的劳累。

来到半山腰，山神庙就在眼前。脚下山花似锦，绿草如茵，树上小鸟啁啾，彩蝶翩跹。颜微在感叹道：“真是鸟语花香的仙境啊！”

叔梁纥笑了，他笑年轻妻子太带孩子气了。他扶着她，快步走到山神庙前。

他们精心摆上供品，跪拜一番，又虔诚地祷告了好一阵子，全是“求苍天保佑，早生贵子”一类词儿。

参拜、祷告完毕，夫妻俩仍旧沿原路下山，登车返回家中。

自从到尼丘山求神后，颜微在的性格变得开朗多了，食欲大增，身体也显得健壮了许多。这年冬季，她果然怀了孕。想起即将做母亲的滋味，她的心头是那样充实和甜蜜。她有时也很担心，怕腹中怀的是女孩或者像孟皮一样的残废孩子。每当想到这里，她总是对孟皮加倍地关心。这时孟皮已经五岁了，她教他认字，和他游戏，尽量想法使他玩得开心，生活得幸福，极力医治和弥补由于先天跛足给他心灵上造成的创伤。看到这一切，叔梁纥和孟皮的生身母亲都很感动，有时还偷偷地为她祈祷，为她祝福呢。她还经常去看望施氏，安慰她，开导她，关心她。她深知施氏并没有过错，从心里为她鸣不平，以施氏的才德而论，落个被遗弃的下场也太不公平了。每当想到这里，她甚至有点愤世嫉俗了。她恨世俗的偏见，也嫉恨男尊女卑的创立者。

眼见微在快要分娩了，叔梁纥和孟皮的生母忙上忙下做准备，施氏也经常过来帮助操劳。

由于叔梁纥和颜微在成婚时年龄相差悬殊，被世人称为“野合”。颜微在为避开世人的讥讽和议论，决定到尼丘山或昌平山脚下租一间房子生产。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叔梁纥，叔梁纥欣然同意，当日就到尼丘山脚下租了一所草房，第二天便用马车将微在送到那里。

颜微在对这里的一切太有感情了。时值秋季，昌平山和尼丘山上的野菊花全开了，满山遍野一片金黄，她兴奋得忘记自己是个即将分娩的孕妇，大自然未加雕琢的天然美，令她陶醉了。

来到尼丘山的第二天，也就是公元前551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一个哲人诞生了。

哇哇的啼哭声，乐得叔梁纥气都喘不均匀了。他既照料微在，又照料孩子，忙得不

可开交。他抱起皮肤黝黑、骨骼粗壮的儿子，嘿嘿笑了起来：“多像我啊，我的好儿子！”他的眼神突然一怔，把目光落在了孩子头顶上，原来孩子的头顶中间凹，四周高，而且上面有些像小土丘似的黑疙瘩。“这真是美中不足啊！”他这样想着，刚才那股兴奋劲自然而然地减了大半。

看到他忽然不高兴，徵在也愣住了：“难道……”她不敢往下想了。她多么想看看、亲亲自己的儿子呀，可是她从叔梁纥的眼神中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伸出来的手又缩了回去。她害怕极了，她怕自己的儿子与孟皮一样，是个天生的残疾人。熬过了令人窒息的一刹那，她鼓足了勇气说：“把孩子抱给我看看！”

叔梁纥急忙用双手将儿子托到徵在面前，那光景就好像献宝人在向天子奉献价值连城的宝物一样。

颜徵在打开夹被，把儿子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头脑一阵清爽，压在她心头的那块千钧重石终于落地了。孩子四方圆脸，浓眉大眼。“是的，太像他父亲了。”这本来是她心里想的话，不知为什么居然说出了口。

叔梁纥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头上有这些脏东西。”

颜徵在笑了。她抚摸着儿子的头说：“这是幼儿初生时常有的现象。我听人家说，凡是头顶上有这种黑疙瘩的孩子，往往特别聪明。说不定我们的儿子将来还可能是个大学问家，或许会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呢。”

叔梁纥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了，他把儿子抱在怀里，轻轻地亲吻他的头顶。徵在看着丈夫那种喜形于色的样子，禁不住也淌出了热泪。她用手抹去泪水说：“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是的，该给我的好儿子起个名字了。”叔梁纥自言自语地说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的头顶，反复琢磨，再三推敲。“一年前，我们曾来这里向尼丘山神求子，生下儿子来头顶上又有许多像土丘似的黑疙瘩，如你所说，这是聪明的象征。我们就给他取名叫丘，字仲尼。你看怎样呢？”

徵在说：“如此甚好。”

后来，尼丘山因避孔丘的讳改称尼山。

叔梁纥自从得子以后，终日喜得眉开眼笑，等到孩子满月，盛设宴席，款待亲友。

孔丘从小生得活泼可爱，全家人都把他爱如掌上明珠。徵在一边拉扯孔丘，一边教育孟皮，不知底细的人，还认为她是孟皮的生母呢。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孔丘已经三岁了。他确实天资颖慧，聪明过人，父母教他识字、说话，一遍就会。因此，叔梁纥和徵在对更加疼爱。同时，夫妻俩也为孟皮伤心，怨恨苍天对这个孩子太不公平了。他们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去温暖他的心。久而久之，孟皮竟然把颜徵在当成了亲生母亲一样对待。一家老少和睦相处，相依为命，尽享天伦之乐。

怎奈好景不长，一日，叔梁纥突然病倒。起初，全家人都认为不过是偶感风寒，练过武功的人，体格又是那样健壮，打几路拳脚，出一身虚汗便会好的。不料，他患的并

不是风寒，练过拳脚，出了虚汗，不但不见病情减轻，反而感到有些昏晕。眼见得病情一日比一日加重，全家人焦急万分，赶快请医生诊脉处方。徵在亲手煎药，日夜侍奉在床前。谁知他已病入膏肓，百般调治，均无效验。一天夜里，叔梁纥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料定自己已经不行了。握着徵在手，含着热泪，有气无力地说：“我快死了，撇下你们孤儿寡母，这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孔丘是你亲身所生，这孩子聪明过人，若教导得当，将来会有出息的。我最担心的是孟皮，他不但不愚笨，还生就的瘸腿。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儿上，你要好生抚养他，使他成才……”

叔梁纥上气不接下气，声音越来越低。徵在滴着热泪把耳朵贴在他的嘴唇上，仍然听不到声音。她赶快镇定下来，深情地说：“孟皮虽不是我亲身所生，但他是我们孔家的亲骨肉，我会精心照顾他的，你就放心吧！”听到这里，孟皮的生母放声大哭起来。

叔梁纥用手撑了撑床，看样子还想挣扎着坐起来，但是已经做不到了，他用尽最后一口气说：“你……若是……能……照料好……孟皮……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说完，就断了气。可是那双眼睛一直是睁着的。

徵在泣不成声地说：“你不该走啊……你不该走啊……我一定会履行诺言的。”说着用手给他合上了眼皮。

对于一家老少来说，这真是场塌天大祸啊！颜徵在不愧是个坚强的女人。她擦干眼泪，抖擞精神，挑起了管理家庭的重担。她忙里忙外为丈夫发了丧，安葬在城东防山上。随后就开始着手安排日后的生活。这时九个女儿已先后出嫁，全家只有四口人。颜徵在深知坐吃山空的道理，她必须节省开支，以便保证使仅有的家产能让儿子长大成人。从此，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把整个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

这时孟皮已经九岁了，正在学堂读书。有些顽皮的同学见他每天拄着拐杖一瘸一颠地上学，常常拿他取笑开心，孟皮窘得无地自容。有一次，同学们把他的拐杖藏了起来，害得他没法回家，只好一个人坐在石头台阶上哭泣。直到傍晚，徵在和他的生母才去把他接回家中。

第二章

孟皮受了顽皮同学的嘲弄，发誓不到学堂读书了。颜徵在和他的生母百般劝说，全然无效。徵在无奈，长叹道：“这孩子少年丧父，又是残疾，难处实在太多了。也罢，就叫他留在家中，从今天开始，由我教他吧！”

孟皮的生母一听，激动万分，不知说什么好，恨不能双膝跪地表示感谢。

徵在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真可谓满腹经纶。从这天起，她除了照顾孔丘，料理家务，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教导孟皮。尽管孟皮生性愚笨，她仍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教他。时间长了，孟皮的脑瓜也慢慢地开了窍，学业大有长进。徵在从孟皮身上看到了自己辛勤耕耘的成果，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于是，她更加倍地关怀孟皮，从学习到日常生活都安排得很周到。可就是有一条，她从不允许孟皮偷懒。她既是慈母，更是严师。

孟皮得到徵在的教诲，学业日见长进，过得很开心。他和弟弟孔丘非常友好，经常一起玩耍。他对徵在也很孝顺，终日妈妈长、母亲短，叫得徵在心里也甜丝丝的。

不久，他们全家由陬邑搬回曲阜故里居住。这是鲁国都城内闹市区的一隅。几间茅草房子，一个天井院，与那些华贵的深宅大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繁华、嘈杂的街道相比，这里又是那样的沉寂、安静，似乎成了被世人遗忘的角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哲人在成长。

孔丘长到六岁时，目光已炯炯有神，身材也比同龄儿童高出了许多，几间茅草房和一个小庭院的狭窄天地容纳不下他了。他整日吵闹着要到大街上玩耍。

这一日，正逢农历冬至，是鲁国举行郊祭的日子。郊祭就是祭祀天地。这种祭祀活动在当时十分隆重，如果国家有重要成员去世，也只能暂停宗庙的祭祀活动，却不能耽搁郊祭活动。一国之中，包括国君在内，任何人都不敢随便废弃郊祭的礼仪。鲁国郊祭的地点是位于都城南门外的沂水边。

早晨，孔丘和哥哥孟皮刚起床，颜徵在说：“丘儿，这些天来你不是一直要到外面玩耍吗？今天是鲁国的郊祭日，就叫哥哥带你去看看热闹吧。”

孔丘虽不知郊祭是怎么回事，可是一听母亲要叫他出去玩耍，还是高兴得跳了起来：“噢——要到街上看热闹了！”

颜徵在叫他们吃饱了饭，又帮小哥俩穿暖了衣裳，叮咛道：“孟皮，你是哥哥，懂

得的事情多，要好好带弟弟玩。孔丘，哥哥的腿不方便，你要好好照顾哥哥，别只顾自己玩耍。”

孔丘那颗心早已飞到大街上了，耳朵里只听到母亲的说话声音，至于说的什么话，他一点也未听清。为了尽快走出家门，他只顾不停地点头。

颜徵在耳提面命地嘱咐完，孔丘立即像出笼的鸟儿一样跳到了大门外。

鲁国的都城太大了，东西有十一条大街，南北有七条大街，纵横交错，最宽的竟有六丈多宽。大街上店铺成林，酒肆生风，商旅成群，车水马龙。孔丘瞪着一双虎生生的大眼睛，左顾右盼，东望西瞧，只恨自己的眼睛不够使用的。对他来说，眼前的一切，是那样新鲜，那样陌生。他一边走一边嚷：“哥哥，你看那辆车多美，那个门楼多高，那匹马多大……”他又蹦又跳，又说又笑，惹得许多行人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孟皮本来性格就孤僻，加上双腿残疾，生怕行人嘲笑自己，默默地跟在弟弟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看到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自己，心像敲小鼓似地乱跳，脸像火烤一样地发烧。他急速抬动拐棍，加快步伐。

为了防止弟弟到处乱跑，孟皮把左手的拐棍让孔丘拿着，顺手扶着他的肩膀，让他代替拐棍。走了一会儿，孟皮见他累得满头冒热气，赶快从他手中接过拐棍，疼惜地问：“弟弟，累了吧？”

孔丘的性格是既刚强，又倔强。只见他把胸脯一挺：“不累！”

“我们走慢点行吗？”

这是商量的口吻，可又近乎哀求。孔丘这棵早熟的苗苗懂得的事情要比同龄儿童多得多。他觉得心头一阵酸楚，埋怨自己太不体贴哥哥了。说什么好呢？他眨巴着大眼睛寻思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句合适的话，只好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兄弟俩又上路了，这回是孟皮拄着双拐，孔丘扶着他的胳膊，不急不慢地随人群行进。

鲁国城墙有十一个城门，他们随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正南门，远远地望见了郊祭台上迎风招展的旗幡。这时，孟皮突然加快了步伐。孔丘一边紧跟不舍，一边不停地斜眼看哥哥的腿。

他们走到郊祭台前，除了看到被西北风吹得呼呼作响的幡旗以外，什么也看不到。参加郊祭和看热闹的人密密麻麻，万头攒动。孔丘试图从人缝中钻进去，终因个子太矮，又被挤了出来。急得他抓耳挠腮，摇头兴叹。忽然眼睛一亮，他发现南边不远处有一条河堤，比地面高出了许多。他也来不及向哥哥说明原委，拉着孟皮就走。登上河堤向北一望，嘿，还真看见了。郊祭台前摆着供桌、祭器，上面放着整猪整羊，俎豆内盛放着的各种各样祭品，也隐约可见。孔丘看得出了神，边看边模仿着主祭人的动作表演起来。直至赞礼官宣布：“郊祭完毕！”他还余兴未消。眼睁睁地看着人们纷纷散去了，他才茫然若失地双手搀扶着哥哥回了家。

颜徵在和孟皮的生母已经在门前站了许久，眼巴巴地盼着儿子归来。一见到他们，顿时放下心来。

孔丘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次外出的所见所闻。孟皮一一回答母亲提出的问话，而且

紧紧依偎在生母和颜徵在中间，尽情地体会母爱的温暖。摸着 he 冻得冰凉的手，望着 he 冒着汗气的前额，她们心疼了，急忙把他扶进室内。徵在用温水给他擦过脸，又要给他洗脚。当他脱下袜子时，徵在愣住了，原来他的脚趾上磨起了一串血泡。徵在的心头一阵酸疼，泪珠差一点儿夺眶而出，她赶快帮他洗好脚，又用柔软的布条将血泡缠好。

开过这一次眼界，孔丘对祭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听说附近什么地方有祭祀活动，他就央求哥哥带他去看热闹，孟皮一来腿脚不方便，二来生性好静，看过两次之后，说什么也不再去了。孔丘却不然，哥哥不去，他就自己去。鲁国都城内有座太庙，是专门祭祀周公的地方。因为周公姬旦是被其兄长周武王姬发封为鲁国的开国国君的，尽管因故未能莅职，但他是正式受封的，所以他的庙宇在当时一直被称为太庙，后来才被改称周公庙。周公是当时鲁国国君的祖先，因而祭祀活动甚是频繁。每当举行祭祀时，孔丘就跑去看热闹。主祭官的一举一动，他都仔细观察，认真学习。他的记忆力本来就好，看过几遍，对祭祀的大体套数也就学会了。

一天，孔丘用母亲给他的零碎银两，在玩具摊上买了几个小俎豆，抱回家中，在庭院里摆来摆去地演练祭祀活动。有时还逼着哥哥同他一起戏演祭祀。孟皮由于腿脚不便，玩过几次以后，便没有兴趣了，只顾躲在徵在房间里读书。孔丘只好自己演练祭祀，庄重认真，兴致勃勃，天天如此，不知厌倦，赞礼官的一言一语，主祭官的一举一动，他都模仿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起初，徵在并不介意，任他玩耍就是了。后来，她发现 he 越演练越认真，竟然达到了如醉如迷、似痴似狂的程度，便板起面孔问：“你每天戏耍俎豆，难道想学会了礼制，要去做那管庙的赞礼官不成？”孔丘噘着嘴巴，争辩道：“你只管教哥哥读书，从不教我。我不玩俎豆，拿什么消遣呢？”

徵在一听孔丘想读书，打心眼里高兴：“你想读书好办。从明天起，你和哥哥同读，我来教你们。不过，上学以后，必须专心致志地学习，就不能再贪玩了。”

孔丘连忙点头答应，顺手把俎豆拿到庭院角落里。

当夜，徵在忙完家务，点上油灯，将一捆捆竹简摊放在桌子上。仔细挑选出三百多个好学易记的字，准备让孔丘一个月学完。

徵在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教孔丘认字，一遍就能记熟，不到一天的功夫，三百多个字就都学会了。徵在喜在心头，不由想起了孔丘刚出生那天她对丈夫说的一句玩笑话。她激动地看着儿子，仿佛站在他面前的孔丘，已经长大了，他是那样高大魁伟，同他父亲一模一样。涌上她心头的那股甜美滋味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她默默地祈祷，求苍天保佑 he 健壮地成长；她暗暗地祝愿，盼望 he 成为栋梁之材。

“娘，我学完了。”孟皮一声喊叫，把徵在从梦境中呼唤了回来。

孔丘扯着她的手：“娘，我还要学字。”

徵在怕 he 学多了产生厌倦情绪，说道：“明天再学吧，不能指望一口吃成个胖子。”

孔丘歪着头撒娇：“你每天教哥哥，只教了我这么一小会儿，就不教了，这不是偏心眼吗？”

徽在一听，甜甜地笑了：“你要好好温习今天学的这三百多个字，明天学习新字之前，我还要考你呢。”

孔丘信心十足，蛮有把握地点头答应。

这一夜，孔丘非要同哥哥睡在一个被窝里不可。开始时，徽在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太同情、太可怜孟皮了，她怕孔丘说话影响孟皮休息。后来孟皮的生母也帮助孔丘说情，徽在才勉强同意了。兄弟俩睡在一个被窝里，相互温暖着冰冷的手脚。等手脚温了以后，孔丘低声说：“哥哥，娘明天要考我今天学的字，我先写给你看看对不对。”

孟皮说：“这屋子黑洞洞的，怎么看得见呀？”

孔丘早已想好了办法：“就在你手心里写呀。”

“哦？”孟皮也觉得有道理，“行！”

于是，孔丘把哥哥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写一个字，读一声：“天、地、祖、宗……”大约写到四十五六个字，孔丘的声音变低了，接下去什么话也不说了，代替的是小兄弟俩均匀的呼吸声。他们睡着了，甜甜地睡着了。可是，孔丘抓住哥哥的那只手却一直没松开。

第二天早晨一开门，只见飘飘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个不停，庭院中已有没膝深。全家人立即动手扫雪。孟皮和孔丘走出房门，白皑皑的雪地耀得他们睁不开眼睛。兄弟俩无拘无束地扫起来，说是扫雪，实际上是玩雪。玩到兴头上，孟皮索性把拐棍扔到一边，手中的扫帚既是扫雪的工具，也成了他的拐棍。他们用力扫，尽情地玩。

孟皮扔掉拐棍站着扫雪，太吃力了，加上雪地又滑，猛然一个趔趄，徽在和他的生母说声“慢点”，赶快跑过去扶他，可是晚了，他一个大斜身摔倒了。右脚坐在屁股下脱白了。全家人把他抬到屋里，痛得他额角上滚出了豆大的汗珠。这真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啊。孟皮的生母心乱如麻，毫无主意，站在徽在身后，暗暗擦眼泪。徽在扶孟皮倚在棉被上，嘱咐他：“不要动！”转身到街上去请医生。

鲁城的大街上，冰天雪地，白茫茫一片。行人稀稀落落，寥寥无几，一改平日那种络绎不绝，熙来攘往的盛况。一排排、一幢幢茅草房令人难辨其真面目。若是在平时，徽在一定会好好欣赏一番。眼下她心急火燎，想尽快请到医生，免除儿子的痛苦。她模糊记得东西大街的北侧有一方“接骨拿环”的招牌，可找来找去，总是找不到。向过路人一打听，原来是自己走过了。她返身向回走，留心每一个门户，猛然停住了脚步，定睛一看，认出来了，那被飞雪遮住的招牌，正是自己所要寻找的。她毫不犹豫地快步走过去敲门。

开门的是一位端庄的老人，年近七旬，花白胡须，身板笔直，彬彬有礼地问道：“夫人，冰天雪地踏进寒舍，莫非有什么急事吗？”

面对这样一位有德行的老人，颜徽在肃然起敬，施礼道：“老伯万福！”

老人还过礼，将徽在让进室内，指着上座说：“夫人请坐。”

颜徽在心急如焚，来不及落座，就讲明了来意。

老人一听，也不再客套，收拾一下东西，匆匆随徽在出了家门。

等徽在返回家中时，孟皮受伤的脚腕已经肿得像发面馍馍似的。老医生用手摸了摸